

华夏江河传记丛书

松花江传

下

松花江是一条富饶而美丽的大江，也是一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江。千百年来，她那滔滔不绝的江水哺育了一代代各族儿女，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

作者怀着诚挚的感情，多次走进松花江，用优美的笔触叙写松花江的历史变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全方位地展示了母亲河的迷人风采。

◎ 范震威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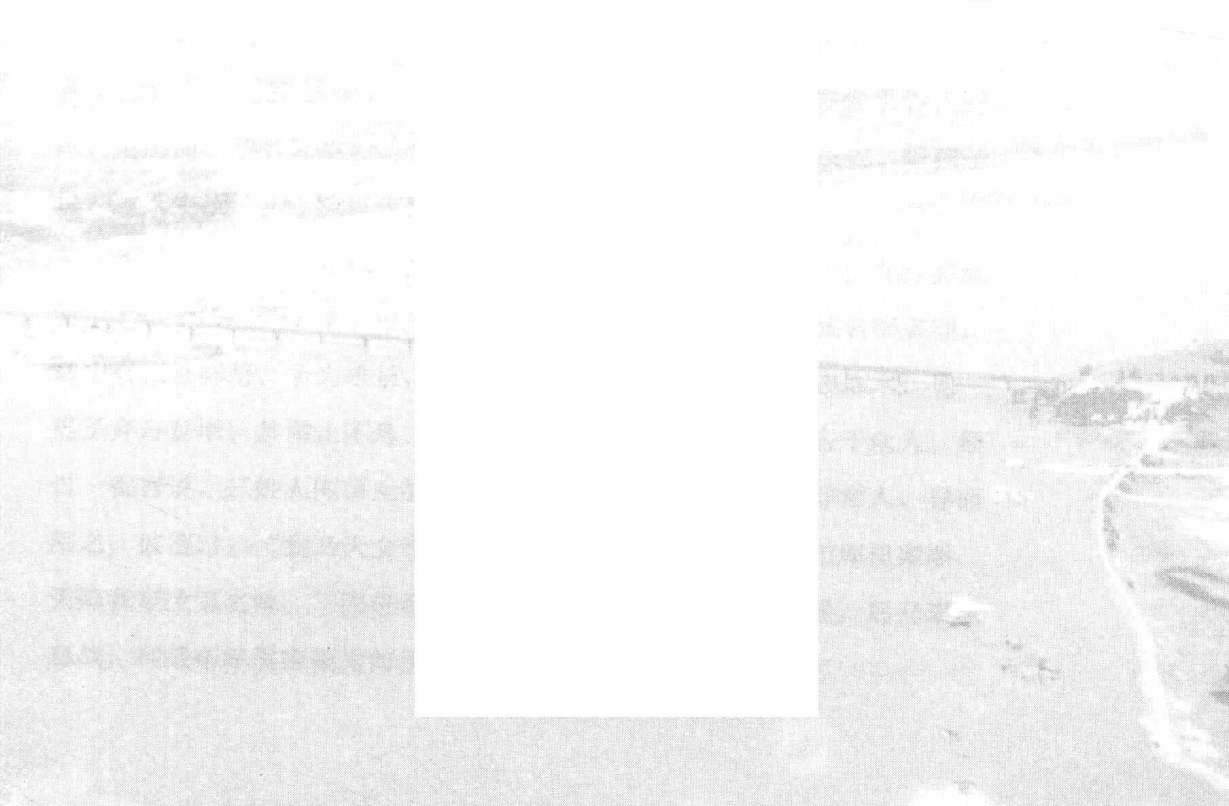
河北大学出版社

◎ 范震威 / 著

松花江传 (下)

SONGHUAJIANGZHUAN

河北大学出版社



后金——满洲的雄起

要追问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越往上追越迷茫，说不定最后便要进入神话传说中。神话传说虽也有历史的成分，无奈这传说越越神，其中也就难免有荒诞杜撰的内容杂于其中。对于清皇室家族爱新觉罗氏来说，它的源起，不幸也和神话传说融成了一体。甚至连《清史稿》这样的正史，也接受了其家族始祖为仙女所生的神话传说。

相传，爱新觉罗氏源起于松花江南源之长白山。长白山，满语叫“果勒敏珊延阿林”。长白山东北的布库里山中，有一个小湖叫布勒瑚里。很早的时候，从天上降下三位仙女，来到这里洗浴。她们浴毕登岸时，有一神鹊衔一朱果，放在三位仙女中最小的仙女佛古伦的衣服上，果色鲜丽，佛古伦爱不释手，遂衔进口中，竟在穿衣之际，将朱果吞入腹内，遂感而成孕。怀孕后，生一男孩。男孩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嘱子说：“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言讫不见。其子遂乘母亲天女所给之舟，并按母亲的指点，顺松花江源流而下，至于人居处上岸。彼时，长白山西北松花江中游地有城名鄂多理，城中有三姓部落，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残杀。恰有一人来水边取水，见一男子弃舟登岸，其举止不凡，相貌魁伟，便回至争斗之处，告于众人。经过一番言说，三姓人闻言止战，同往水边观看。及见，果然非常人，异而问之，彼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亲所言讲与众人，众人先是惊异，后乃表示息战，拥戴布库里雍顺为酋长，以百里女妻之。

这就是爱新觉罗氏始祖的历史。这个传说之所以为清王室所宝贵，正是因为其始祖为天女所生，应为天子，才合该为中国的皇帝家族，虽为满人，但入关灭明，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则是天经地义的，容不得半点怀疑。

长白山顶峰有一个方圆9.8平方公里的火山口湖天池，天池水溢流而下成为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是三江之源。在天池坡下，有好几个幽绿的深潭，传说长白山东侧红土山下的圆池，就是当年仙女洗浴处。此圆池如今被称为天女浴躬池，池畔有座天女浴躬碑。长白山既然成了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发祥地，当然得进行祭祀，清朝两个最杰出的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先后来到松花江边，对长白山、松花江进行祭祀。而且有一株“高九丈的白桦树”，因其枝繁叶茂，树壮根深，高擎云盖，即被命为神树，在祭山、祭江的同时，亦祭神树，俗称祭三神。后来，这种祭祀便固定成一种规定的仪式，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

其实，爱新觉罗氏先祖的发祥地根本不在长白山，而在松花江。而祭祀长白山，封长白山、松花江和安出虎水附近的一片林地为神，早在完颜氏所建立的金朝时就已经进行了。清政府对长白山、松花江以及白桦神木的祭祀，不过是将金朝时女真人对山川秀木的崇拜重新拣起来罢了。至于神鹊衔朱果的传说，则是女真人上古时代对鸟图腾崇拜的一种演绎。海东青一直是女真人喜爱的鸟，女真人的鸟图腾便是海东青，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肃慎、女真等族名，均来自海东青读音的讹变。此说虽未为史学界所接受，但至少说明，除长白山、松花江、大森林（树木）和女真人有着深切的渊源关系外，该地区的猎鹰海东青，作为一种珍禽和女真人的生活亦十分密切。

爱新觉罗家族先祖的发祥地为松花江流域，即松花江中游，在牡丹江入松花江河口附近。元代，蒙古将居此的女真人分为三卫，称“依阑豆漫”，即三万户之意。“依阑”为三，“豆漫”为万户。

元初时，这里曾设置过五个万户府，即合兰府水达达路五个女真人的万户聚居地，它们是：斡朵怜万户府、桃温万户府（今汤原松花江左岸固木纳古城）、胡里改军民万户府（今依兰县牡丹江入松花江河口附近之喇嘛庙）、脱斡邻军民万户府（今桦川县东北松花江右岸之宛里古城）、孛苦江军民万户府（富锦市松花江右岸古城）。到了元末，经过近百年的时间演变，人口流徙，在牡丹江入松花江之河口处，形成了三个相互鼎立的军民万户府：一个是斡朵里（即斡朵怜，汉字异译）、一个是火儿阿（即胡里改，源于牡丹江之名忽儿海河，汉字异译）、一个是托温（即桃温，源于汤旺河之名忽刺温江或桃温水，亦是汉字异译）。这三个万户府，即前述史籍中的“依阑豆漫”。其中，斡朵里万户府即由女真头人猛哥帖木儿主掌。从猛哥帖木儿的名字来看，他的名字显然是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这既是元朝统治松花江女真人的遗迹，也是民族相融合的印痕。这位猛哥帖木儿也叫孟特穆（汉译异写），就是后来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皇族王室尊奉的始祖。清朝王室官方编修的《满洲实录》中，记述了斡朵里部落的演变，而斡朵里万户府所在的鄂多理城（即吾都里城，也称斡朵里城或斡朵邻城），在上述的神话传说中，把该城从松花江中游移至长白山东南。考古学家们曾在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各地寻觅这座清皇室发祥地名城多年，终于在2000年10月，在依兰县马大屯发现了斡朵怜故城遗址，这里出土了一枚八思巴文印（残高2.7厘米×残宽0.8厘米×残长2.7厘米），该印为篆书石质；另一出土文物为明代双夔耳玉杯。加上对该城城墙及老榆树的辨识等，已初步认定了斡朵怜（鄂多理城）城在其地。由此可知，元朝时，爱新觉罗家族是生活在松花江中游的一个女真部落，他们是松花江母亲河养育的儿女，是中华大地诸多江河养育的儿女中的一员。

大约在明朝的英宗、景宗时代，建州三卫的女真人，主要有六大部落：爱新觉罗部（本姓佟）、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栋鄂部、哲陈部、 173

完颜部，史称建州六部。建州三卫六部的北方，居住在海西卫辖区的女真人，称忽喇温部，亦译为扈伦部。扈伦是一个部落群，内中又分为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亦称扈伦四部。另外，在建州东北，还有长白山女真部落群，以下也有三部：即纳殷部、鸭绿部和珠哈嘿部。在松花江下游之东，有东海部女真，实由野人女真部落组成，计有三部落：瓦尔喀、库尔哈、渥集三部落。若以建州女真之六部为中心，则扈伦、长白与东海，可谓建州女真的邻部，亦称为女真诸部。因后来建州女真坐大，故也称建州诸部，即后来的满洲诸部。这同当年斡难河上的蒙古强大以后，其周围邻近部落均称蒙古诸部一样。

起初，女真诸部中以扈伦四部为最强，而且和明朝政府的关系最好，常为明军的外援。明廷为了防止蒙古人东山再起，一直对松嫩两江之西的兀良哈三卫和西北的鞑靼部加强防范，在松嫩两江西南筑起一道柳条边墙，以防蒙古与兀良哈诸部对松花江和辽河地区的侵扰。扈伦四部中的叶赫部，居辽河（开原）东北，哈达部居开元东南，为松花江南源诸支流地，同建州女真为邻。因有边墙，故明时称叶赫为北关，称哈达为南关。哈达人对明廷极为效忠，而明廷对哈达人也多加保护。

明朝英宗以后，建州三卫很散乱，而三卫同明朝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这样沿辽河中游的边墙，从开原又向东南延伸，将建州三卫隔在边墙之外。

李成梁做辽东总兵时，时常带兵到边关外扫荡叛离的女真部落。万历二年（1574），建州右卫指挥王杲入寇，被李成梁击退，王杲辗转逃奔哈达部。哈达部将其扭送给明军，被李成梁杀死。王杲之子阿台要为父亲报仇，便联络和哈达部不和的叶赫部，共同进兵攻击哈达部。李成梁出兵协助哈达部又将阿台击败，并一直追击到阿台退守的古勒城（亦称古埒城）。建州女真苏克素护河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向导，攻破古勒城，一阵屠杀。这时，又有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一位后裔觉昌



觉罗·努尔哈赤铜像 范震威摄

安，为赫图阿拉城寨主。此人孙女嫁与阿台，便率军同他的儿子塔克世、孙子努尔哈赤（亦称努尔哈齐）等，前往援救，亦想从中调停，因觉昌安同李成梁关系一直不错。不料，城破之后，在混战中阿台阵亡，觉昌安与塔克世也死于乱军之中，努尔哈赤则成了明军的俘虏。李成梁念及过去，对努尔哈赤父、祖之死也很怜悯，便将其厚葬，又将觉昌安遗下的十三副甲冑和几十骑人马交给努尔哈赤，好言将其遣回。努尔哈赤时年二十五岁，一直对祖、父之死耿耿于怀，发誓欲报仇雪恨。在族人的反对声中，努尔哈赤曾遭遇种种挫折，报仇之心却矢志不变。先是，努尔哈赤人少力微，不敢加怒于明军，就寻隙攻打图伦城，追杀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遭到追杀，连破二城，逃入边墙之内。努尔哈赤追至边关，向明廷索要尼堪外兰，明军不愿以此事再得罪努尔哈赤，便将尼堪外兰捉杀。努尔哈赤报仇雪恨以后，军威大振，明廷又让其承袭了建州卫都督佥事之职，使之如虎添翼。

在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努尔哈赤用了六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六部，雄峙于建州，自称建州可汗。可汗一名本为匈奴—东胡—蒙古族的大酋长之称，受元朝统治近百年的影响，女真部头人也接过了“可汗”这个蒙古头人的称号，可见民族融合的历史诱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明万历十六年（1588），明廷开抚顺、清河、宽甸和 阳四关与建州互市，努尔哈赤竟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同明分庭抗礼。在这以后，努尔哈赤又同女真诸部发生了多年的战争，特别是李成梁因骄纵贪黩，苛索殃民，被参奏去职后，哈达、叶赫等诸部失去依靠，尽为努尔哈赤所征服。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正式建国称尊。在此之前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努尔哈赤的国号曾五变。最初系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又改后金，最后改称金。

称可汗后，努尔哈赤从费阿拉城移至新都赫图阿拉。赫图，满语为横岗之意，后定名兴京。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南征北讨三十余年，拓地数千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嫩江以西的蒙古人，黑龙江地区的野人女真和其他族人，以及库页岛上的苦兀人，已是以松花江流域为核心，南北西东，俨然成为一个大国。万历三十七年（1609），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即用“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这种文字称老满文，使用三十三年后，发现许多问题，故又由巴克什达进行了改进，酌加圈点，遂成新满文）。两年后，又创建了八旗制，遂有八旗军。届时，他拥兵十五万，对明朝的进攻，已是箭在弦上，迟早必发了。

16~17世纪的战争风云

松花江南源，即北流松花江，在明朝中叶时，又有了两个新的名字。一个叫海西江，此名源于海东、海西这两个地域指陈，海西因有海西女真而闻名，而海西女真恰居于今吉林省北流松花江上，故有些史籍往往将这段松花江称为海西江。此江的另一个名字叫乌拉河，此名源于明之船厂下游不远处的乌拉城（今永吉县松花江右岸之乌拉街满族镇），该城是海西女真乌拉部的都城。这两个江名，对松花江的历史来说，所用之时间起止期不很清晰，显然使用的时间也很短，但毕竟打上了一段历史的印痕。

海西女真包括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四部，也称扈伦四部。四部的生活圈，在努尔哈赤雄耀于世时，东邻建州女真，即和努尔哈赤氏的爱新觉罗家族集团相邻，西邻嫩江中下游的蒙古科尔沁和郭尔罗斯部，南及开原，北至松花江干流附近。努尔哈赤在跃跃欲试进攻海西女真，实施统一东北全域时，正好钻了明政府内外交困的空子。其时，日本向外扩张，攻击朝鲜，战火在朝鲜半岛上燃烧，朝鲜国王向明廷告急，明廷派兵援朝，同倭寇展开了激战。同时倭寇亦不断侵扰中国的海疆，有时甚至进入长江口进行烧杀抢掠。抗击倭寇的战争，历时甚久，已成为明朝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故此时放松了对东北疆新雄起的努尔哈赤的控制。而努尔哈赤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扩军建国计划是逐渐形成的。在日军攻朝鲜，朝鲜告急时，努尔哈赤当时也曾禀报明廷兵部尚书石星，请纓领兵驰援。那时，努尔哈赤有骑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是精勇惯战之师，可

是却遭到朝鲜和明廷两方面的拒绝，而是派“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渡江赴朝作战，这样在援朝抗日的六年战争期间，全辽空虚，为努尔哈赤进军海西女真将家族的霸业扩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引起了扈伦女真四部首长的不安。最先作出反映的是哈达部。哈达贝勒扈尔干将女儿送与努尔哈赤为妻，企图以联姻来为自己带来安全。孰料，政治联姻这一理念，对努尔哈赤根本构不成约束。努尔哈赤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杀弟又杀子，他怎能为一个排在诸妻之后居第七位的妃子，而对其娘家大发慈悲呢？扈伦四部中的叶赫部，其贝勒纳林布禄，在哈达贝勒将女儿送给努尔哈赤五个月后，把自己的妹妹也送给努尔哈赤为妃了。为了限制努尔哈赤的实力扩张，遂想出以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的办法，抑制其势力的增长。于是，便派使臣向努尔哈赤要额尔敏、扎库木二地中的一块，当即被努尔哈赤拒绝。

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碰了钉子以后，又联合哈达、辉发以及乌拉三部落同时派使臣，去建州索要土地。酒席间，叶赫部使臣图尔德，以要地发出战争相威胁，可是努尔哈赤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当即给予了一顿训斥。于是，双方之间剑拔弩张，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

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和乌拉部，决定先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以摸清努尔哈赤的实力。万历二十一年（1593）夏天，扈伦四部共同出兵去劫努尔哈赤的户布察寨。努尔哈赤亲自披挂上阵迎敌，激战中几乎丧命的努尔哈赤，却奇迹般地扭转了战局，杀敌十二人，获甲六副，马十八匹。在当时，建州女真尚不能制铁，更不能制造铠甲。战争用的铠甲，一是靠在马市上通过贸易购得，另一个方法就是从战争中缴获。缴获铠甲六副和战马十八匹，对刚发迹的努尔哈赤来说，无疑是一大胜利。

叶赫等四部通过夏天这次小小的试探性攻击后，知道努尔哈赤并非不可敌，便是在是年秋天，纠集四部以及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以及嫩江流域的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共九部人马，合兵三万，分三路向

建州女真的苏克素浒河进发。努尔哈赤据古勒山，以逸待劳，处于有利的地势。九部之兵，先攻扎喀城不克，又攻黑济格城，也未果。进不能进，退不甘心，于是两军在古勒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结果是，叶赫部贝勒布斋亡于战阵，死四千人；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擒。努尔哈赤缴获战马三千匹，铠甲一千副。努尔哈赤大获全胜，自古勒山一战，努尔哈赤便雄踞于女真各部之上，随后就是努尔哈赤扫平诸部的转守为攻的战役了。

哈达部据哈达河（今清河）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努尔哈赤征哈达，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将哈达城攻破，生擒哈达贝勒孟格布禄。孟格布禄匍匐于地进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好言相慰，将其带回费阿拉，并赠之以貂帽豹裘，将降民编入自己的户籍，又把自己的女儿莽古姬嫁给孟格布禄为妻，以后又找理由将孟格布禄杀掉，复将女儿嫁给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代为妻（子妻后母，亦是女真人自古以来的习俗）。不久，努尔哈赤又将武尔古代囚禁起来，后在明廷的干涉下，才将武尔古代放回。其时，哈达部因天灾人祸发生饥荒，该部本以农业为主，但战争损失劳力，又因天旱颗粒无收，便向明廷求援，明廷不理。努尔哈赤再次出兵，将哈达部灭掉，并其部众，夺其敕书，终于将居于边关南关的女真部落纳于自己的版图之下。

拿下了哈达部，努尔哈赤为成功的喜悦所激发，开始筹划攻打第二个目标——辉发部。辉发部原为野人女真，居于混同江下游，后沿混同江迁徙至松花江南源支流辉发河（灰扒江）流域居住。其部先姓益克德里，后改姓纳喇氏，其城筑于辉发河畔的扈尔奇山上。辉发部头人拜音达里贝勒为了争夺部落大权，曾杀掉了他的七位叔叔，造成堂兄弟率族人纷纷外逃到叶赫部。辉发部从而投靠建州。叶赫部贝勒派人告诫说，你的族人都在我手里，你若离开建州，我就送还你的族人。拜音达里贝勒信以为真，反过来又投靠叶赫部，可叶赫部并未兑现诺言。于是拜音达里又来求努尔哈赤，称努尔哈赤为“淑勒昆都仑汗”，并要求大汗原拟嫁与常书的女儿，

改赠与他为妻。努尔哈赤同意了他的要求，把女儿改嫁给拜音达里。可拜音达里怕得罪叶赫部，又不敢迎娶。拜音达里的反反复复，激怒了努尔哈赤。万历三十五年（1607）秋，努尔哈赤以背约不娶为由，将辉发部灭掉。

努尔哈赤的第三个目标是乌拉部。乌拉部姓纳喇氏，居于乌拉河（北流松花江中上游）一带，也因水得名。乌拉与哈达同祖，数传后已分成两个部落。乌拉部在建州以北，以往因地远而无争，唯古勒山一役，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擒，囚于建州女真三年后才放回。其时，满泰初死，其叔欲争权谋杀布占泰。布占泰在建州女真的支持下，得继王位成为新贝勒。为此，两方友善，并五次联姻，七次盟誓。但布占泰内心并不服输，更没瞧得起出身微贱的努尔哈赤，于是双方终于诉诸武力。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双方陈兵于松花江上游和图们江上游之乌褐岩，进行了一场大战。乌拉部大败，死三千人，损失马五千匹，铠甲三千副。乌拉部经营多年的老本，损失惨重。努尔哈赤对待乌拉部采取打、柔相济两种政策，历时二十年，可谓具备了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万历四十年秋天，乌拉部的布占泰贝勒以鸣镝射杀妻子，即努尔哈赤的侄女娥恩哲。在女真人看来，已嫁出去的女子被婆家，尤其是被丈夫用鸣镝射杀是一种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以此为借口，努尔哈赤对乌拉部发兵，再次对布占泰进行征讨。建州女真的军队沿松花江自上游而下，一连攻克了乌拉部的四座城池，直攻到它的都城乌拉城对岸的江畔上。这时，布占泰才知道建州之师不可抵御，便乘独木舟到松花江中，向着水没马胸的努尔哈赤叩头如捣蒜般地求饶，直到布占泰送人质到建州，并答应让努尔哈赤在乌拉城驻军千人，努尔哈赤才答应撤兵。

转过年来，战争风云再次笼罩到松花江的上空，努尔哈赤组织精锐之师攻打乌拉部。其理由有许多，而最重要的一条是乌拉贝勒强娶努尔哈赤所聘之叶赫贝勒布斋之女。这一次发生在正月冰雪中的激战，击溃乌拉部军队三万人，斩杀一万人，获铠甲七千副，乌拉部随着乌拉城破而告灭亡，布占泰亡命投叶赫国而去。十里江雪，尽为血色染红，在夕阳的辉映

下，成千上万的乌鸦凄惨地啼叫着，松花江上，一片哀鸣。

布占泰投奔叶赫，又为努尔哈赤再次征讨叶赫部找到了借口。叶赫，满语为插盃纓的皮筒。叶赫部都城在叶赫河流域，它的地域恰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偏北，因其都城距明廷的北关不远，所以也将叶赫称为北关，其实叶赫部的人，都位于明的边堡之外。叶赫部的东北为乌拉部，南为哈达部，西为蒙古科尔沁部，西南与明廷的开原相望。自明廷囊括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以来，叶赫作为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部落，和明廷的关系时好时坏。叶赫部的先世姓土特默氏，也是从混同江下游迁徙来的一个野人女真部落群。乌拉部被努尔哈赤灭掉，布占泰无路可逃，只好投奔同姓之叶赫部。叶赫部同哈达部长久以来一直不和，而明廷稍偏向哈达部，曾十次征讨叶赫部，在叶赫部同哈达部的斗争中，明廷先后杀死叶赫部五六千名兵士，使之元气大伤，从而为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扫清了道路。

叶赫部自古勒山之败以后，卧薪尝胆，作韬晦之计。它南与明廷官员继续修好，西联嫩江下游的科尔沁、扎鲁特部等蒙古部，北联乌拉，企图继续同建州女真抗衡。同时，它又与建州结盟。叶赫部的酋首布扬古愿贝勒，将妹妹嫁与努尔哈赤为侧妃，以争取时间强大自己。但努尔哈赤比布扬古愿更胜一筹，他事明廷甚恭，又结好东邻朝鲜，在灭掉哈达、辉发和乌拉部略达海东以后，扈伦四部就只剩下叶赫一部在孤零零地与其对抗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乌拉部的亡国之君布占泰逃往叶赫部，努尔哈赤三次遣使让叶赫将布占泰交出，都被拒绝。是年秋天，努尔哈赤发兵四万，进军叶赫部以北的苏完部，以期绕道至叶赫部的后方，出其不意地进行偷袭。苏完部居北流松花江左岸支流伊屯河（今伊通河）、伊勒们河（今饮马河）中上游地，被“努军”连下兀苏城等大小十九座城寨，努尔哈赤对开门投降者赐以东珠、金佛帽、衣裘和美酒，但见叶赫部有备，乃半途引军而回。这时，明廷为了维持边关，对女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向叶赫派兵一千，使努尔哈赤难以下手。努尔哈赤致书明廷李永芳，为自己攻叶赫陈述理由，但未能获得明廷的首肯。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努尔哈赤第三次征讨叶赫部，尽焚叶赫大小屯寨二十余处，抢掠了大量居民的粮畜，得胜而归。是年秋天，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再次攻讨叶赫部。叶赫部有两座都城，一曰西城，一曰东城，相距三里许。叶赫部金台石贝勒驻兵东城，努尔哈赤率兵攻打东城，双方展开一场激战。东城被炸，努尔哈赤兵攻进城内。金台石等携妻小登上禁城的八角楼。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匆忙从西城急驰而来，劝舅父金台石投降。原来，皇太极的生母，即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是叶赫部酋长杨吉 的女儿，14岁嫁给努尔哈赤，因生皇太极后被封为高皇后，29岁时病故。而金台石是努尔哈赤的妻兄，是皇太极的亲娘舅。金台石走投无路，便对皇太极说：“只要你答应收养我，我就下来，否则宁愿一死！”皇太极答以“生杀大权惟父命是从”，金台石仍拒绝投降。皇太极又找来金台石的儿子德尔格勒劝降，也未果。皇太极要杀他，被努尔哈赤所止。金台石三次拒降，已决心一死，他的妻子带幼子沙浑下楼投降。金台石走投无路，引火自焚未死，被俘获后被杀。

东城一陷，西城开门投降。其贝勒布扬古虽投降，也被努尔哈赤伺机缢杀。至此，传八世，历十一贝勒的叶赫部遂亡。努尔哈赤征服扈伦四部的计划，经过二十六年的征战，终于实现。然而，努尔哈赤并未就此止步。他的雄心更大，他要征服大明，干一番更大的事业。他立国号为金，其目标就是走完颜氏女真先人建立更大王朝的伟业之路。为此，他首先要解决掉后方的一切敌手。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松花江，转向这条养育了他祖先的河流与土地。

努尔哈赤的下一个目标是统一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万历二十六年（1598），努尔哈赤派其五弟巴雅喇、长子褚英等领兵一千，进攻松花江中游拉林河北一带的安储拉库路，一连攻下二十多个屯寨，将安

储拉库路和附近的内河路收降。明年，东海渥集部的虎尔哈路（牡丹江与松花江中游一带）路长王格、张格，归服努尔哈赤，贡纳黑、白、赤三色狐皮和黑、白二色貂皮，以后便每年进贡。努尔哈赤还应其部落六酋长之请，将自己手下六位大臣的女儿嫁给其六位酋长。



◎ 圣山圣水，是东北人民心中的敬畏与崇拜，也是松花江的精灵之魂 范震威摄

自此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征讨，归附者抚之，不服者攻杀之，终于将松花江与黑龙江会合处以下，如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等，全部都成了自己的臣民。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同嫩江流域的两大蒙古部——科尔沁部和扎鲁特部，捐弃前仇，以联姻的方法，和其结盟。努尔哈赤娶了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四个儿子也相继娶了蒙古王公之女为妻。不断联姻，使努尔哈赤不断地扩大了自己，使他的霸业在松嫩两江合流处以西、以北和西南，都有了可靠的蒙古盟友。努尔哈赤又从松嫩两江合流处向西南延伸，先是进入霍林河流域，同扎鲁特部结盟；又经过出兵援助科尔沁部，将来犯的察哈尔部击退，结交了喀尔喀部；又以联姻的方法，终使喀尔喀部与建州（时已称后金）结好，对天地盟誓。

在漠南称雄的蒙古部落察哈尔部，一直是后金的威胁。努尔哈赤死后，接替父位的皇太极（亦称黄吉台，系汉语皇太子的满语译音），秉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展开对察哈尔部的战争，以确保嫩江地区归附于后金的蒙古科尔沁等部的安全，实际上也等于为后金消除一个争雄的对手。由于对察哈尔部的远征已经超越了嫩江的土地，故本文只得略去，仅介绍一下征



◎ 崇山峻岭阻挡不了爱新觉罗氏王朝的崛起 袁志柱摄

战的结果。结果以后金的胜利告终。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代嫡孙，是明末时最强大的蒙古部落，如今亡于后金，使后金在长城以北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为此，大臣们在庆祝胜利的宴会上，以代善为首的大贝勒一致要求皇太极娶林丹汗败亡后归附过来的窦土门

福晋。窦土门福晋年轻美貌，文武大臣一致认为，只有皇太极才有资格娶她。如果将她赐给下边的贝勒，必然会引起猜忌和内争。皇太极本有他珍爱的宸妃，可是这种政治含量极高的婚姻，对抚平蒙古诸部十分必要，皇太极在假心地推辞几次之后，只好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在娶了窦土门福晋以后的第二年，皇太极故技重演，经推辞几次之后，又娶林丹汗的正妻多罗大福晋为妻，后封多罗大福晋为西宫麟趾宫贵妃，封窦土门福晋为次东宫衍庆宫淑妃。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把自己的次女玛哈塔公主嫁给林丹汗的儿子额哲为妻。这种辈份混乱亲上加亲的政治联姻，使后金的势力不断壮大，对蒙古诸部的征服，为灭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征服林丹汗部的更重要一点是，据传从察哈尔部林丹之子额哲和他的母亲苏泰太后手中，夺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玉玺落到皇太极手里，举国上下一片轰动，诸贝勒纷纷上表劝进，认为这是天命所赐，不可推辞。于是，在后金天聪十年（1636）农历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及麾下的文武百官，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地之大典，随之按中原各朝的仪式登极称帝，正式建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中国历史和清朝历史上的新纪元开始了。

松花江的女真人的后裔，第二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家族王朝。

九

清代北疆风景线

Qingdai Beijiang Fengjingxian

大江土地的诱惑

流放者的土地与流放者

西满流人与嫩江风情

康熙大帝：东巡与祭祀